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題曲定芳情 燕子磯癡魂驚幻夢

話說前回書中，華公子將自己扇子與素蘭換了，後被華夫人問起來，方知將夫人寫畫的桃花扇子與了他，甚是懊悔。一日，即命家人去叫素蘭，說明叫他帶了前日的扇子來。那日素蘭正在蕙芳處商議開那古董鋪的事情，蘇、陸之外，尚有袁寶珠、金漱芳、王蘭保、李玉林要來，大家商議那古董書畫等物公湊些起來，也就不少。況且怡園花木極多，盡可分些來應用。我們何不先開起來，再到南邊制辦，也未嘗不可。若要等買齊了，就有兩三月耽擱去了。蕙芳道：「如今我們幾個人湊起那古玩來，能有幾樣？而且也沒有很好的東西，奇書名畫更少，開張起來，空空的什麼樣子？若盡靠些花木，不成個花局子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要湊東西其實也不難。若說書畫，前日我見度香園中曬晾，也數不清有多少。一種書有□幾部的，他要這許多作什麼？法帖重的很多，若畫那似假似真的也有幾□箱，橫豎將來總飽蠹魚的了，分些來他豈有不肯的？至於古玩，好的自然不好去要他。他那不愛的東西，要幾件來，也就擱不下了，就怕什麼香料、針□、顧繡的東西倒少，又要新鮮，賣不得舊的，後來再買也可以的。這房子也不用收拾，一切俱好，器皿什物皆有。我們一班人全進去，也住不滿他。只要作些廚櫃等物，一完備就可開張，中秋前後盡來得及了。」漱芳、蘭保同聲說：「好！」又說：「就這麼著，我們大家去找度香商量。」正商議間，忽見素蘭的人進來說：「華公子打發人叫，立等進城。」素蘭道：「他叫幾個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就叫你一個，說叫帶了扇子去。」素蘭道：「我道他叫我作什麼，原來是為這把扇子。」蕙芳道：「這扇子一定是他夫人寫的了，所以來要回去。」素蘭就辭了眾人，到家換了衣服，帶了人上車，一徑到華府來，先到門房應酬了幾句話，再到珊枝處問了緣故。

珊枝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或者要你寫什麼。」素蘭在珊枝房裡略坐了一坐，珊枝道：「公子在園中，就去見見罷，省得他等。」

於是珊枝領著素蘭徑入園來。只見秋色斑斕，燦然可愛。問了園童，方知在潭水房山。二人登高涉水，過竹穿林的走了好些地方。到了門口，珊枝先回明了。

素蘭進來見了公子，公子正在那裏畫扇子，旁邊站著個小丫鬟，還有兩個小書童，素蘭請過安，站在一邊，華公子命他坐了，素蘭見公子所畫的扇子，也是兩枝紅白桃花，設色鮮明，甚是可愛。華公子知他愛看，便遞給他道：「你看看有什麼毛病麼？」素蘭接了過去，看了道：「兼工帶寫，得意得神。錢舜舉、徐熙合為一手。」公子道：「前日那把扇子帶來沒有？那是人家的，那一天我沒有理會，帶在身邊。昨日那人來取時，我才想起給了你。這扇子卻要還他。」素蘭從扇袋裡取了來，雙手奉上。公子看了一眼，擱過一邊，便道：「你的書法，我是請教過了。你的詩詞，我尚未見。何不將那《梁州序》也作一首，賞賞這扇上桃花？」素蘭笑道：「字已是勉強的，詩詞上沒有工夫，不敢獻醜。」公子笑道：「太拘泥了。你這樣靈慧人，怕不是繡口錦心，作出來還要比人好。不要謙，今日在這裡逛半天。既要製曲，自然不可無酒。」叫香兒到小廚房要幾樣果品，並要那蓮心酒來。公子道：「你們這班人，為什麼從前定要學戲？既學了戲，倒又不專於戲，學成了多少本事。」

我想從前戲旦中，也沒有你們這一派。就有幾個小聰明的，也拿不出手，況且他們的品行，我就不好說了。」素蘭道：「我們這樣本事算得什麼？因是我們這等人是不應會的，所以會寫幾個字，會畫幾筆畫，人就另眼相待，先把個好字放在心裡。」

若將我們的筆墨，換了人的名氏，直怕非但沒有說好，盡是笑不好的了。」公子笑道：「這話也有些理，但真好真歹，人也看得出來。若你們的筆墨，真是那小孩子寫的仿格，小丫頭描的花樣，難道也說好不成？況且我又奉承你作什麼？好歹自然要分得清，豈可沒人之善。但是你們後來這個行業倒難，這碗飯也不是終於好吃的。」素蘭道：「如今我們幾個人，現在想出一條道路。」就將蕙芳、寶珠等要開書畫、古董，並些針線、香料、花卉、綢緞等物合成一個大舖子的話說了。公子點頭道：

「這倒罷了，你們這幾個人也只好老於是鄉。這個舖子幾時開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此時貨物都不全，所有東西皆要到蘇杭去置買。先想湊些書畫等件，佈置起來，原不當買賣作，不過這幾個人沒有事，在那裡坐了，作個公局的意思。至於要等置齊物件，必要到□月才能完備。」華公子道：「要些什麼東西，定要到蘇杭去，京裡置不出來？」素蘭道：「那裡便宜。至於花繡刻絲等物皆是蘇杭來的。」公子道：「定要那些東西麼？依我倒不要。若賣那些東西，倒俗了。」素蘭笑道：「不過有這些東西搭配著熱鬧些，不然也與那些書畫鋪一樣。且既作買賣，那伙計的薪俸飯食也須出在裡頭。」公子道：「自然。既開舖了，就要打算盤了。設或將來我來買把扇子，你也必得開個虛價兒。」說得素蘭笑了。公子道：「你要些刻絲顧繡的東西，只怕我倒有，若用得用不得，就不可必了。前日聽說庫房裡蛀壞了幾個箱子，糟蹋了多少東西，大約有七八□年沒有用著他，還是我老太太遺下來的，只怕用不得，顏色黯淡，花樣古老了。如果用得，我每樣給你些，教你開成這個舖子。至於古董書畫也有，要好的不能，不過中等的。」素蘭請安謝了，道：「府上中等的，就是外頭上等的了。」正說間，香兒領著兩個書童，拿了酒盒來。珊枝見素蘭喝酒，想沒有什麼差使，便走開了。華公子道：「喝一杯潤潤詩腸，好得佳句。」素蘭道：「今日真要出醜，恐石子裡榨不出油來。」公子道：「不用謙，況且是曲，一發熟極生巧。」素蘭接過酒壺，與公子斟了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心中好不思議。且看那潭水房山的景致，屋是一統五間，東邊臨水，像怡園練秋閣光景。西邊疊疊層層的危石，盤著藤蘿薛荔，陪著松柏桐杉。池內荷葉半凋，尚有幾朵殘荷，餘香猶膩，其餘草花滿地，五彩紛披。後面玻璃窗內，望見綠竹蕭疏，清涼爽目。素蘭飲了幾杯，公子道：「你看過後面那塊石頭沒有？」素蘭道：「沒有。」公子領他從屋西到後面竹林中。素蘭見有個石臺，上面豎著一石，如春雲岫模樣，頂平根瘦，有八尺多高，渾身是穴。公子向石根邊一個小穴，指與素蘭道：「你看這個字。」素蘭看時，是個「洞天一品石」五個字，又一行是：「五月□九日米芾記。」素蘭道：「這就是米元章的一品石麼？聞是共有八□一穴。」公子道：「你數數看。」素蘭數了一會，那高處及頂上的，如何望得著？也就不數了。看了一會，問公子道：「我聞米元章拜石，成了佳話，後人便繪他的《拜石圖》。聽得這塊石在安徽無為州衙門裡，怎麼取來的？」公子道：「米元章拜的石，不是這塊。那是無為軍中一塊英石，也生得玲瓏。這是他寶晉齋的洞天一品。若要考清這塊石的來歷，一時也說不清。這是我祖太爺在南邊作官時，地下刨出來的。從運河運到張家灣，特作了四輪的大車，用□二套的牛才拉進來。」素蘭又到各地逛了一逛，重複進來，要了紙筆，說道：「方才倒想了幾句，只是不好。」便寫了出來是：

春光早去，秋光又遍，一片閒情空戀。齊紈皎潔，寫他紅粉娟妍。恨隨流水，人想當時，何處重相見？韶華在眼輕消遣，過後思量總可憐。休負了，金樽淺。

華公子看了，不禁狂叫好道：「你這首真是黃絹幼婦，可稱絕妙。恰是題畫的桃花，何等淒清宛轉，動人情味。」連吟了四五遍，忽將素蘭看了一會，素蘭低了頭。公子淒然動容，歎了一聲，又問素蘭道：「你這首詞是何寓意，要說得這樣？」素蘭道：「也沒有寓意。公子是畫的桃花，況今秋天，似乎不能與春日賞桃花一樣題法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你另有寓意。不然，何以要說『恨隨流水，人想當時，何處重相見』呢？而且又說：『韶華在眼輕消遣，過後思量總可憐。』這明明是由後思前，翻悔從前輕看春光之意。但憑你怎樣惜春，而春不肯留，又將如何呢？」素蘭被他說破詞中之意，只得遮飾道：「其實我倒沒有什麼寓意，公子這一講，倒像有意題的了。」公子笑道：「你明明將琴言借題發揮感諷我，但究竟是他負我，非我負他。我如今一想，在我這裡也終非了局，如今他倒好了。」素蘭見他說明，不能再辨，只得說道：「公子之待琴言，原是沒有說的。但琴言用情專一，不善變通。倘使琴言一進京來，就遇公子，有這番恩典，他竟可以殺身相報，至死不怨的。」公子道：「他與梅庚香，到底是怎樣交情？」素蘭道：「他與梅庚香的交情，其實也不甚親密，就是兩心相照，悲多歡少，這是人人解不出來的。一見就哭，大約前世有點因果在裡頭。那日扶乩說琴言原是屈公前生之女，我想庚香前世，又是琴言什麼，也未可知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這事渺茫，譬如你作了琴言，當怎樣待人呢？」這句話，素蘭倒有些難答，支支吾吾起來。華公子笑道：「你作了琴言，待庚香怎樣，在我這裡又

當怎樣？事齊乎，事楚乎？必有一個主意。」素蘭面泛桃花，只是不語。公子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好說？況我們皆是光明正大，無一毫聞味之心，難道一人只許有一個知己，不准有兩個麼？」素蘭道：「若論知己，自然越多越好。就以蕙芳之與田春航，瓊卿之與金吉甫而論，春航固是蕙芳的知己，吉甫固是瓊卿的知己。蕙芳之待春航，瓊卿之待吉甫，也是報知己之報了。事雖不同，情則一也。然而他們待外人也是這樣，心裡卻有權衡，外面若無軒輊，不露出厚薄來。所以人也不能說他們，也不能妒他們。若琴言之心，沒有一點曲折，這樣就是這樣，那樣就是那樣。所謂孤忠苦節，不避艱險，不顧利害，其實也是他的好處。」公子點頭道：「你說得是，我畢竟不是他的知己。但度香又怎樣的待他，算知己不算呢？」素蘭道：

「若說度香待他，真也是個知己。度香第一能包容，第二能體貼。琴言之待度香，或冷一會，或熱一會，笑一會，哭一會，挺撞一會。度香非但全不芥蒂，倒反過意不去，百般的安慰他。

所以他視度香也算一個知己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這麼看起來，我還不如度香。這也是各人的性情，勉強不來的。」又問：「那漱芳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漱芳是個和而不同的，外面雖和順，內裡卻有把持。」公子道：「你看我的珊枝如何？你要直說，不許恭維他。」素蘭一想，這個倒定要恭維幾句才好，若實說了，是要鬧出亂子來的，便道：「這個人還有什麼議論呢？又忠直，又正派，知恩報恩，還有什麼說話。公子恩能逾格，珊枝公而忘私，城外人都是這麼講。」公子大笑道：「這句話有些違心之論。我聞珊枝頗不利於人口。」素蘭見公子口是如此說，心上覺得很樂，便答道：「沒有說他的人，他待人也好，說他怎麼呢？」公子道：「雖然這麼說，我看他是個有心胸的人，就取他見事明白，說話透徹，一句話從了口裡說出來，就與人兩樣。所以我倒喜歡他。就是肚子裡不甚通，不如你們。我也曾教他念念詩，學學字，總弄不上來。今年稍明白些，尋常通候的書信，也可以寫寫了。就這一樣，別無他能。」素蘭道：「他自小沒有人教過他，但他這等聰明，也沒有學不來的。」當下喝了些酒，又吃了些點心之類，又領了他逛了逛各處地方。

天色將晚，素蘭告辭，公子道：「你若沒有事，你今天住在這裡，不必出城了。」素蘭一怔，尚未答應，公子笑道：「這有何妨，難道是瓜田李下麼？」素蘭不語。公子又笑道：「我教你住在這裡，也有個意思。先不是說那刻絲繡繡的東西？你若住在此，我晚上就教他們翻出來，明日你看看可用得，檢些去，省得又費第二回手。不過是這個意思。」素蘭起初當是戲言，及聽了這話，甚是感激，便道：「果然，天也晚了，也恐趕不出城，我也要與珊枝談談，就在他那裡住罷。」公子道：

「很好，我就去看那些東西。」說罷，帶了小丫鬟進去了，一徑到夫人房裡，將素蘭的和詞給他瞧。夫人看了，贊好道：

「是今天題的麼？字不是你寫的，是珊枝寫的麼？比往日好多了。」華公子笑道：「正是。」又道：「前日庫房樓上那幾箱的花繡片子，聽得說都壞了，還有好的在裡面麼？」夫人道：

「那六個箱子，壞的算起來，也不過三分，有七分好的，而且倒是頂好的材料，如今新的還不及他。我已將好的挑了出來，分給□珠了。此刻還有三箱存著，要挑選可挑得出兩箱，問他怎麼？」公子道：「我想留著這些東西也無用，霉爛了也可惜，不如賞人。如今有幾個相公，要開個舖子，正要向南邊買些東西，又沒有人去買，我想起來，何不把這些賞了他們，我們自己也用不著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明日再挑些看看，如有好的，就給他們。」當夜無話。

素蘭在珊枝房內歇了，珊枝聽得素蘭在公子面前贊他好，□分歡喜，就與素蘭談心，又要與他換帖。素蘭雖不滿珊枝，但見他這番相待，也樂得送情，應許了與他結盟。二人談了半夜，方各安睡。

明日，華公子吩咐將那三個箱子抬下樓來，再叫□珠婢挑選，選出兩箱可用，都是些繡蟒以及刻絲顧繡的裙料、褂料，還有枕簾、桌圍、椅披，各色鋪墊料，並零件荷囊、扇袋的花片子，共裝了兩大箱，算起價來，也值數千金，叫人抬出去，放在珊枝屋裡。公子又問寶珠要出那文房什物以及玩器、書畫閒放著不用的那本帳來。寶珠找了出來，公子看了，把筆點出了幾□樣是：「新坑大端硯四方、中端硯六方、□石硯□方、假銅雀硯二方，徽墨二□匣、印色一斤，田黃石圖章兩匣、青田石圖章兩匣、壽山石圖章□匣、昌化石圖章□匣，嘉興刻花竹筆筒□個，大銅爐四座，大磁瓶一個、大磁甌一個、宜興茶壺二□把，雲南玉碗一對，玉盤一個，圍棋子兩副，象牙象棋子兩副，寶晉齋帖兩部、閣帖兩部、絳帖兩部，其餘雜帖數□種，南扇五□把、團扇四□把、繡花宮扇二□把，宣紙二百張、高麗箋紙一百張、藍絹紅絹箋共四□張、白礬絹四匹、冷金捶金箋對紙共六□張、虛白箋一大捆，湖筆大小二百枝，香珠三□掛，香料□斤，英德石四座，玉煙壺四個、瑪瑙煙壺八個、水晶煙壺□二個，玉如意四匣，宋元名款贗筆字畫四□軸，手卷□二個，冊頁二□本。」把□珠婢忙個半天，才找全了，堆了幾張桌子。公子吃過飯，點清了，也一樣一樣的搬到外邊，叫素蘭點了，珊枝與他開了一篇帳單。素蘭見了，喜不可言，這也再想不到的事情，竟有了半個古董舖了。在珊枝處吃了飯，珊枝幫他一樣樣裝好，裝了幾木箱，用棉花碎紙塞了空處，免得車上碰壞，也收拾到下午時候。華公子出來，素蘭謝了，說了多少感恩的話。公子道：「我昨日與你講明的，沒有什麼好東西在裡頭，這個比不得自己留下的。若舖子裡賣的東西，也不過如此。若拿真古董出來，人未必認得。」素蘭道：「這已好極了，一刻時候要找這些東西，那裡去找？」就謝了公子出城。珊枝已預備了一個大車，拉了這幾個箱子，與素蘭送出城去不題。

且說蕙芳等昨日早上見華公子叫了素蘭進城，後來打聽得一夜未歸，今日又將一日，尚未見他回來，心裡猜疑為什麼事耽擱兩日。再著人到素蘭處打聽，恰好素蘭已回。少頃，素蘭到蕙芳處來，講華公子要他題那《桃花曲》，並待他一番光景，賞他好些東西，這舖子竟可開成了。

蕙芳也甚喜歡，即同到素蘭處，點了兩枝蠟，開了箱子，一件一件的看了，對素蘭道：「這些東西若全買起來，也要好幾千銀子，而且未必有這好材料。再到度香處添幾樣，就可添可不添了。我明日就把櫥櫃制辦起來，叫花兒匠來收拾花草。八月中秋竟可以開了。」素蘭道：「題個什麼名字呢？」蕙芳道：「我想題為九香樓可好麼？」素蘭道：「好個九香樓，妙極，妙極！」又請了寶珠、漱芳、玉林、蘭保等來，大家看了，都極喜歡，同贊素蘭能乾，叫華公子這般傾倒起來，又贊他題的曲子。素蘭頗為得意。

明日，寶珠等到子雲處，將華公子賞給素蘭的東西，一一說了，並要子雲回去，也把帳單看了，點出：花玻璃燈二□對，大小玻璃雜器四□件，料珠燈八盞，各色洋呢□板，各色紗衣料一百匹、各色貢緞二□匹、各色湖縐一百匹、各色綢綾一百匹，座鐘四架、掛鐘四架，洋表二□個，真古銅器一件，贗古銅器七件，碧霞璽帶板兩副，寶石大小六件，零星玉器一包，贗筆書畫一箱，各色鄣絨衣料□匹，沉香半斤，檀香四斤，各種香料四□斤，各種丸散三□瓶，香牛皮□張、佳紋席□張，湘妃竹扇料一捆，桃榔木對聯兩副，描金紅花磁碗四桶，其餘玩意物件數□件。花木隨時搬出，不入數內。開了一個單子給與寶珠，寶珠大樂，謝了謝，道：「這幾日不必搬出，到開市那幾天，搬到那邊去罷。」春航知道他們要開舖子，又聞得華公子、徐度香幫了許多物件，也要與蕙芳些東西。但係蘇小姐過門未久，雖然魚水情深，但將蕙芳之事驟然說起，恐他疑心，要吃醋起來，只得托辭要了二百兩赤金，送與蕙芳添買貨物。

蕙芳本想不受，但恐春航心上過不去，又見寶珠、素蘭得了多少東西，自己又有好勝之心，只得收了，托子雲著人到蘇杭添置一切。子雲封了金子，開了一個清單，寫了一封書，著人到他乃兄署中，叫管總的徐福親自制辦。

一日，子雲正與靜宜、南湘、高品閒話，只見書童拿了一包書信進來。子雲一看封面，是屈道翁在南京途中寄來的，心中一喜。拆了總封，裡頭有□幾封信與各相好，卻都是琴言筆跡，說自己跌壞了膀子不能寫，無非是些道謝等語，內有懷怡園諸同人五古一篇，並沿途七律八首。又見琴言另有一封信，子雲拆開，內裡是三封，一封是諸名士同啟，一封是眾弟兄同啟，一封庚香才子手啟。子雲一一折看，與他們及與諸名旦的寫得已經沉痛，及看與子玉的信，是和的《金縷曲》，只見寫著是：

豈料真如此。只朝朝、淚珠盈把，袖痕凝紫。煙水孤村何處也，回首迷離難視。又雨細、斜風不止。若果夢魂飛不到，望長天、早趁江雲駛。須一刻，走千里。報君近事心先喜。縱生離、隻身還在，自應勝死。勉強加餐期日後，要使形骸尚似。居兩地、從今伊始。自古多情成積恨，恨東流、不接西流水。腸斷矣！寫此紙。

子雲等看了大奇，道：「不料玉儂竟能與庚香那首工力悉敵，一樣沉痛。」高品道：「玉儂學問幾時長的？我去年沒有見他能如此。」次賢道：「這是新進長的，不料受乃翁陶熔了幾天，就這些進境。若過兩年，不知要好到怎樣呢！」南湘道：「我只道庚香這首詞是絕唱，不能和的，誰又想和出這一首來，我看倒非玉儂不能。」又見另寫著一紙道：

本要依韻，因原唱爛字韻不能再用，勉強拾取，反失性情，故另換韻。六月初九日，阻風燕子磯，見鐵索練孤舟，俗稱乃陳妙常妝樓下，即秋江送別處。回想從前置身優孟，曾演此事，不料今履其地矣。觸目傷心，愁多於水。猶幸南風打頭，吹我北向。夜夢偏左，言與心違；村雞一鳴，攬衣起坐。傷哉，傷哉！何可言也！勉力加餐，願期後會，請自寬解，以侍晨昏。夏秋多厲，千萬珍重。琴言百拜。

子雲等看了，歎息一會。子雲道：「怎樣呢？將庚香請來罷。」次賢道：「不可。這首詞他若見了，必有一番傷心痛哭，那時在這裡倒教他難為情。不如送去與他，索性使他哭個盡性罷。」子雲即著人將琴言並道生的信，送與子玉。

卻說子玉自前日春航處見了諸名旦，單少了琴言一人，又感傷了數日。一夜在睡夢中，忽見雲兒走來道：「少爺，琴言回來了。」子玉聽了大喜，即問道：「在哪裡？」雲兒道「就在門外。」子玉忙到大門外一望，只見煙水茫茫，查無涯涘，便失驚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迷迷離離，心無主意，沿著江堤走去，唯見白浪滔天，帆檣來往。走了一箭遠路，忽又見雲兒趕來道：「琴言在船上呢，聞說在燕子磯下守風。」子玉道：「此地到燕子磯有多遠？」雲兒道：「這是觀音門，燕子磯就在前面了。但須得個船渡去。」二人在江邊站了一會，見有一個小艇來，蘭檣啞啞，極其乾淨。到了岸邊，仔細一看，那蕩槳的可不就是琴言。子玉叫道：「玉儂從那裡來？」只見琴言拭一拭淚，將船攏了岸，子玉上了船，卻又不見了雲兒。子玉模模糊糊的問道：「雲兒呢？」琴言道：「他又到前面去了。」子玉聽琴言講道：「一月之別，令人想死，你看我的眼睛都哭腫了，你倒絕不想著我。你那首詞我將他燒了灰，吞在肚裡，變了一肚子眼淚，哭也哭不出來。」子玉道：「可不是？你那上車時，我眼前一陣烏黑，倒像坐在你的車沿上，同了你去。後來你把我推下來，我像跌醒似的，回去了，病了□幾天，怎麼說我不想著你呢？」琴言道：「你怎麼能到此地來？隔了二千五六百里路呢。」子玉道：「方才雲兒同我來的，我覺也不甚遠，一出大門，便到這裡。」琴言一面蕩槳，一手搭在子玉膝上，說道：「我如今恨你，我作了東流水，你作了西流水，接不到一處來。」子玉尚未回言，只見琴言裊裊婷婷的站起來，坐在子玉懷裡，一手勾了子玉的肩。子玉甚覺不安，要扶他起來，忽然不是琴言，變了一個□七八歲女郎，高鬢滴翠，秋水無塵，麵粉口脂，芬芳竟體。子玉大驚，要推他起來，卻兩手無力，一身癱軟，只好怔怔的看著他。聽得那女郎低低說道：「良宵風月，千里姻緣。妾家不遠，長板橋頭，青樓第二門便是。君如不棄，願訂綢繆。」子玉大駭，心跳了一會，說：「桑中陌上，素所未經，此言何其輕出，一入人耳，力不能拔。知卿雖是戲言，但僕不願聞此。」急欲起身離坐，被那女郎挽住，□□的笑道：「世間有此呆郎，是何腐見，踽踽涼涼，一至於此。但君拳拳於杜玉儂，非為色耶？男女相悅，天經地義，君何以膠柱之性，作刻舟之想。且兩人鑿柄，情何以生？你若非好色之心，你且將愛玉儂的心說出來。君雖口具雌黃，想難文飾。若以貌論，你看杜玉儂及我麼？如今是淚眼將枯，面黃於蠟，憔悴欲死，勸你不必假惺惺，棄了他罷。」

把子玉一把攙緊。子玉大窘，只得叫道：「雲兒快來！」那女郎又道：「呆郎，你叫什麼？難道天下有女子調戲人的麼？」子玉道：「你將何為？」那女郎道：「我也不過憐才愛貌的心，君固男子，豈無能為事耶？」子玉越急。正在無法，只見一個船攏將過來，船窗相對。卻見琴言坐在艙裡，吟他的《金縷曲》，淒惋欲泣。

子玉叫道：「玉儂救我！」那女郎發起怒來，將他一推，狠狠的罵了一句，道：「世間有此措大，令人氣忿欲死！」子玉見兩船相並，便從船艙裡跨了過去。一見琴言，喜不可言，但仔細看他，果然是淚眼將枯，面黃於蠟，見了子玉，惟有掩面悲啼，子玉便覺心如刀割。琴言說道：「誰叫你老遠的來，怎麼忘了我的話？我是叫你不要來的，你看這一派長江，太太心上不惦记你麼？適或受了些驚險，叫我如何當得起？」便嗚嗚的哭起來。子玉好不傷心，極意寬慰。琴言道：「我今和了你的詞。」即取出來給與子玉。子玉接了過來一看，不見有什麼詞，就是從前到華府去時寄他那塊帕子，唯覺血淚斑斑可數。子玉此時心中如萬箭攢心，停了一會，問道：「為何你一人在此，你那義父道翁先生呢，那裡去了？」琴言道：「你問我那義父麼？」歎了一聲，又淚如雨下，停了半晌說道：「我也為要見你一面。不然，這個地方就是我葬身之地了。」子玉不解所言，尚要問他，只聽得後船艙有人出來，不見猶可，一見嚇得魂不附體。原來不是別人，是他父親梅學士，滿面怒容，見了他大喝道：「無恥的東西，在家作得好事，如今又背了你母親跑出來，這還了得？」子玉這一唬，口中不覺「哎呀！」一聲，要想往那個船上躲時，一腳踏了空，「撲通」的一響，落在江裡。

將身一掙，出了一聲冷汗，原來是個夢境。只聽得蟲聲唧唧，月照紗窗，倚枕自思，唯有黯然神傷而已。

明日，子雲處送了琴言的和詞來，子玉看了，一慟欲絕。

過了半天，將這信與這詞足足念了有百餘遍，又喜琴言學問大進，竟成了名作，便縫了一個古錦囊，置了此詞，佩在身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